

陈宝生摄影艺术集

1

龙马精神

陈宝生 著



祖

此

精

神

德

自 吟

风云变幻着鞭痕，
沧桑回首五十春；
东捕西借犹似梦，
南跋北涉苦争雄。
艺术风险化为夷，
逆境冶炼悟人生。
孤奋弄影坦诚志，
挑灯笔耕写论文。

1989 年 10 月

目 录

民族风格与时代精神交融的画卷——序	吴印咸	(1)
扎根于民族土壤之中.....		(7)
把握黑白摄影艺术的生命感		(13)
散点透视与摄影艺术风格		(20)
黄河初探		(25)
奔腾		(28)
七律《奔腾》获法国帕普斯堡第三届国际赛“公众评选 最佳照片奖”		(29)
龙马精神		(30)
七律 龙马精神赋		(31)
暴风雨欲来		(32)
七律 黄土地与时代感交融作品自勉		(33)
马驹出塞		(34)
七律 出塞驹礼赞		(35)
嘶马嘶风		(36)
七律 创作书怀		(37)
势均力敌		(38)
念奴娇 西风东借		(39)
草原塑		(40)
金缕曲 草原塑		(41)

大漠清流	(42)
七律 题《大漠清流》影作	(43)
立而生风	(44)
齐天乐 创意篇	(45)
万马奔腾	(46)
七律 万马奔腾颂	(47)
冒雨归牧	(48)
八声甘州 雨牧	(49)
是马三分龙	(50)
七律 试马启示	(51)
山洪	(52)
七律 中国画墨色运用于黑白摄影	(53)
铁马金戈	(54)
七律 丝绸古道泼墨	(55)
寻觅	(56)
沁园春 艺术人生	(57)
马的舞姿	(58)
七律 龙性赞	(59)
跃马	(60)
七律 拍骏有感	(61)
华夏龙马腾飞图	(62)
七律 读《陈宝生——中国当代浪漫主义先行者》一文 有感	(63)
沸腾黄土地	(64)
水龙吟 春感	(65)
疆土	(66)

七律 毛乌素沙漠拍“驯马”	(67)
天驹长嘶	(68)
七律 偶感	(69)
塞上风云	(70)
沁园春 题《塞上风云》照	(71)
漠风	(72)
高阳台 艺术感悟	(73)
沙漠旋风	(74)
七律 读《画家谈摄影》有感	(75)
跃跃欲试	(76)
一剪梅 拍龙骢	(77)
天驹	(78)
七律 意匠如神变化来	(79)
长城内外	(80)
七律 塞外创作有感	(81)
天驹跃进夜明珠	(82)
七律 参加全国摄影研讨会有感	(83)
草原牧马图	(84)
贺新郎 拍草原夕照图	(85)
龙驹直立	(86)
七律 草原借宿	(87)
黄河谣	(88)
水龙吟 壶口咏叹	(89)
摇篮	(90)
七律 立足本土自勉	(91)
黄河子孙	(92)

高阳台	黄河的子孙	(93)
黄河之水天上来		(94)
沁园春	妙悟	(95)
空谷回声		(96)
水调歌头	言志	(97)
炎黄子孙		(98)
七律	陪同影友黄河采风	(99)
黄河风云		(100)
七律	黄河风云——碛口渡	(101)
岁月雕刻		(102)
七律	纤夫曲	(103)
黄河人家		(104)
扬州慢	佳构	(105)
人类	壶口头一回	(106)
七律	突破壶口	(107)
涌向大潮		(108)
忆秦娥	古渡书怀	(109)
黄河魂		(110)
六州歌头	圣地感怀	(111)
大河浪谷		(112)
一剪梅	塑河魂	(113)
黄土高坡图		(114)
七律	创作偶拾	(115)
黄土魂		(116)
七律	《黄土魂》获“庐山杯”最佳生活奖而作	(117)
山雨欲来		(118)

七律 领略毛泽东《沁园春 雪》诗篇的地方——袁家沟偶感	
	(119)
船夫情	
	(120)
七律 川口怀古	
	(121)
船夫号子	
	(122)
望海潮 艺海泛舟	
	(123)
飞流直下	
	(124)
七律 探秘西部艺术世界	
	(125)
牧羊人	
	(126)
一剪梅 雨牧	
	(127)
辉煌	
	(128)
七律 文艺复苏有感	
	(129)
开播处女地	
	(130)
七律 春感	
	(131)
闻碛	
	(132)
七律 拍船夫闻碛	
	(133)
逆水行船	
	(134)
春从天上来 纤夫调	
	(135)
摆渡	
	(136)
七律 《陈宝生摄影艺术展》在天津展出	
	(137)
农家乐	
	(138)
七律 《农家乐》获第 12 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银牌奖	
并入选《中国摄影年鉴》感怀	(139)
血脉	
	(140)
水调歌头 净土	
	(141)
力挽狂澜	
	(142)

金缕曲 艺术路	(143)
长城雄风	(144)
七律 腰鼓赞	(145)
沙漠驼舟	(146)
七律 毛乌素沙漠腹部行	(147)
抗争	(148)
七律 雪原感怀	(149)
高原	(150)
七律 读潘天寿《听天阁画谈随笔》	(151)
集市上	(152)
七律 言志	(153)
甜甜小嘴巴	(154)
七律 创作妙悟	(155)
飞越壶口	(156)
七律 柯受良飞越黄河壶口礼赞	(157)
试马的启示	(158)
捕捉马的“龙性”	(162)
铁蹄下的“瞬间”	(166)

民族风格与时代 精神交融的画卷

——序

吴印咸

今年7月，我和陈宝生等应邀赴法国西部的海滨城市阿尔勒，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法国国际摄影节。这次在国外，我有机会系统地欣赏了陈宝生的摄影作品，也深刻地了解了陈宝生的艺术追求和艺术风格。

陈宝生是陕西省榆林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专职摄影创作员，是近年来我国涌现出来的颇有影响、颇有建树的中年摄影家。他从事摄影工作30多年，发表了3000余幅新闻照片和摄影艺术作品，出版了九本摄影集。近十年来，他的创作视野不断开阔，由开始时表现陕北高原的自然风貌，蜕变为对淳厚朴实的陕北人个性的刻画，进而升华为追求黄土地与时代精神的交融。他的摄影作品，以独特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震撼着观众和读者的心灵，赢得了国内外的赞扬。近年来，他的80多幅作品先后在国际、国内的摄影比赛、展览中获奖近百个，为我国摄影界争得了荣誉。去年，他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荣膺全国摄影“十佳”称号。在这次阿尔勒的法国国际摄影节上，他参展的20幅作

品受到了高度评价。短短几天时间内，法国的《图像艺术》、《礼拜四新闻》、《照相机》杂志和《世界报》、《解放报》等，都刊登了他的摄影作品，发表了介绍他摄影创作道路和艺术风格的文章。用他表现马的作品《塑》印制的明信片深受欢迎。充分反映了法国人民及至世界各地摄影同行们对陈宝生作品的喜爱程度。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摄影家，都欣然接受了这样一个概念：陈宝生是一位由陕北高原走向国际摄影之坛的“黄土地摄影家”。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年代里，我和摄影界的一些老同志在陕北、在延安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岁月。我们这些老同志，对陕北高原那博大沉雄的黄土地，对生活在那里的老区人民，都有着特殊的感情。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四十年间，尽管大家都有各自繁忙的公务，但一有机会，我们总要到陕北、到延安去走一走，看一看。每次踏上那片黄土地，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牵动着我们的无尽情思；每次告别黄土地时，我们的心头都萦绕着一个期望：这片曾经养育了我们这些老摄影工作者的黄土地，应该尽快涌现出一批新的、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摄影家，担负起历史的重任，拍摄出更多反映陕北高原这片神奇土地的摄影作品来。今天，看到陈宝生的这些作品，看到他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我们欣慰地感到：以陈宝生为代表的一批“黄土地摄影家”，已经从陕北的大地上走出来了！

收入这部作品选的，大部分是陈宝生近年来的摄影新作，其中90%以上是他这些年来在国外和国内摄影比赛、展览中的获奖作品。纵览全集，首先扑面而来的是那鲜明的陕北地方特色，是那浓郁的黄土地生活气息。《春闹黄土地》中那欢快的气氛，《婆媳情》中那动人的形象，《甜蜜的春天》中盎然的情趣，《农家

乐》中那生动的神韵，《冒富大叔》那质朴的神态，《回娘家》中那令人陶醉的情景，都使我们这些曾经在陕北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感到特别熟悉，特别亲切，即就是没有到过陕北的人，也能从画面本身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中，受到感染，获得一种高层次的美感享受——因为，这些镜头，都是陈宝生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以一个摄影艺术家独具的慧眼，从平凡的生活中敏锐地捕捉到的美的瞬间。它们既是人们眼底常见的生活琐事，又是作者经过选择、提炼之后，奉献给观众和读者的具有一定艺术表现力的视觉形象。这些看似信手拈来作品，不仅是题材，而且包括形象自身，都体现着社会生活的普遍性特征，因而也最能打动人心，让人回味不止，感到韵味悠长，意趣横生。而这，也正是陈宝生摄影作品艺术价值之所在。

作品风格的形成，是一个艺术家成熟的标志。在艺术气氛空前活跃、摄影创作空前繁荣的今天，摄影家由于社会经历、文化学识、艺术修养、生活感受和创作方法的各自不同，必然要形成各不相同的艺术风格和不同于他人的个性特征来。作为一个黄土地摄影家，陈宝生几十年来一直将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他脚下的黄土地上，而且孜孜不倦地从黄土高原这座文化艺术的历史宝库中汲取着民族传统的营养，扎扎实实地走着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这些年来，他的足迹，遍及黄土高原上榆林地区的平原、山川、沙漠、村镇，崖畔上的梢林，山窝窝里的窑洞，沙漠中的新绿，草原牧场的风情，还有那塞上雪野的驼铃，汹涌澎湃的黄河，都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特别是陕北人民那勤劳、质朴、淳厚、粗犷的性格，更是时时撞击着陈宝生的心扉，激起他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使他对黄土地感知和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升华，终于在内在情感与外在表现形式的迸发中，获得了表现黄土高原本

质的艺术真谛，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主题鲜明，格调清新，内容充实，形式粗犷，充分显示出了陕北人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展现了黄土地博大沉雄和辉煌豪放的气势。这些，都源于陈宝生对陕北大地炽烈的爱，源于他对黄土地生活的观察和独特感受，源于他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深厚的艺术功力和高深的艺术造诣。对此，国外摄影界的同行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国际摄影节的大董事长克罗得·于德洛先生还特别强调指出，陈宝生的作品，“具有自己民族的传统风格，没有西方摄影的痕迹。”而这一点，也正是中国摄影走出国界，在世界摄坛上争得位置的关键所在。

陈宝生在长期的摄影创作实践中，以一个艺术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责任感，努力地探求黄土地与时代精神的交融，尽情地表现陕北高原在社会变革中发生的巨大变迁，满腔热情地向人们展示着陕北大地的美好发展前景和前进过程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表现出一个摄影艺术家的高度良知。不必讳言，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陕北至今仍是中国比较贫困的地区之一，陕北人民的生活中，还有其封闭的、艰难的一面。对这些，陈宝生在其摄影创作实践中，没有采取视而不见，讳忌粉饰的态度，也没有自然主义地去做浮光掠影式的表现在，更没有冷眼旁观的怜悯和割断历史的忧怨。他的作品，总是以表现黄土地上的主人——陕北人民自强不息的拼搏奉献精神为主旋律，给人以高亢、奋进、悲壮之感受，给人以信心和力量。同时他的作品也不乏对于小农经济自满自足、封闭愚昧观念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前者，在他以黄河为题材的几幅作品和以马为题材的一组系列照片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后者，则在其以《黄土魂》为代表的几幅作品中自然地暴露了出来。

陈宝生多次和同行们谈起，他拍摄以马为题材的系列照片，虽然是受了中国唐代石刻“昭陵六骏”和国画大师徐悲鸿的启示，但他更看重的，却是马所象征的拼搏奉献精神，是那仰天长啸、奔驰腾跃的马所代表的陕北人民的那种顽强进取的气质和品格。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在前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陈宝生每年都要奔赴三边高原牧场，悉心观察，虚心求教，长时间地钻研用摄影艺术表现马的方法和技巧，终于创作出了《万马奔腾》、《龙马精神》、《草原图腾》、《大漠雄风》、《塑》等数十幅以马为题材的作品。人们在欣赏这些作品时，不仅可以感受到一股雄风鼓荡的强劲冲击波，更能体会到陕北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奋起医治历史遗留下的痼疾，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气概。毫无疑问，这些既有深度又有力度的作品，包涵了更多的社会意义，自然有其高度的艺术价值。难怪乎在法国一位国际友人评论陈宝生的作品时，说了这些颇有深意的话：“全世界没有一个摄影家创作出这么多反映马的照片。你是最优秀的拍摄马的中国摄影家。”

在翻阅和欣赏这部摄影作品集的过程中，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陈宝生的作品，大部分是黑白照片。这在彩色摄影迅速普及、迅速发展的今天，堪称一个例外。其实，彩色摄影有其优势，而黑白照片亦自有其独到的魅力，关键是摄影家的艺术处理。陈宝生在几十年摄影工作实践中，练就了精深的黑白洞察力和黑白表现力，并将其融进民族传统和民族风格之中，这，也是陈宝生成功的原因之一。

愿陈宝生有更多更好的黄土地摄影作品面世，愿黄土地上走出更多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摄影家来。

1988年12月于北京

扎根于民族土壤之中

有人说：“摄影是舶来品，就当走舶来的道路。”我认为摄影艺术虽然是从外国移植而来，但创作之“根”应该扎在自己民族的土壤之中。作品通过吸收自己的民族精髓，使它富有自己东方民族精神和个性。

一幅摄影艺术作品，具有了超国界、超语言的普遍共鸣，使人们通过作品从一个地域联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至全人类。这样的作品才有相应的超越时代和民族的永恒价值，也就是世界性。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愈有民族性，就愈有世界性。”这话笼统提是没错的。但它的真正含义，应是在特定的区域，创造出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永恒意义的体现和探索；要以被世界普遍认同的价值尺度来审视作品。

人们经常谈论美。美，当然是客观存在的。每个摄影家都在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进行选择，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创作道路要自己走。我自己的摄影创作开始于对陕北西部大自然风貌的描绘，蜕变到对古朴、粗犷、厚实的高原人性刻画，继而探求黄土地与时代感的交融。30年的苦苦追求，走的是一条乡间小路；一条传统现实主义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创作道路。今天，才真正领略和认识了自己生活的这片艺术沃土，找到了自己摄影创作的独特语言。

人们知道，任何创作都离不开自己所处的地域的影响，及由此所产生的意象、判断、选择等创造意识。我以当代人的思维对待自身所处的地域特色和优势。那古老的深井、原始的石磨、洞穴式的梯形窑洞、荒草离离的烽火台、毛驴嘴上的冰柱、老者胡须上的寒霜、羌笛红柳、商旅驼铃……以及那原始力的律动。生命力、创造力的顽强与博大等，都是我们所应发掘的美点。

这块富有传奇色彩的土地，黄河从这里流过，长城从这里跨过，古老的驼队从这儿经过……淤积下多少牧歌、情调，多少战火、传说。淤积成这深沉、浑厚的黄土地。既有历史遗留下来的贫瘠、苦焦的斑痕，也有热烈雄浑的原始景观、撼天震地的创纪业丰碑。在这块土地上，古朴、粗犷的雄性美与柔韧的人性美交织，以及在艰苦环境中锻炼造成强大生命力的深沟巨壑、风沙荒漠、碧空云淡所形成的苍劲雄浑的世界，使人联想人类、历史、生命等等。

我们从浩浩荡荡的安塞腰鼓队里，看到一种原始力的律动，一种征服大自然的冲动油然而生。

我们从那深沉壮烈与蜿蜒跌宕，古老荒凉与富有活力，对传统的执守，对信仰的坚定，对追求的火热的特有民族性格。

我们从那现代化物质文明携带着收录机，骑着威风凛凛的摩托车驶入了这块闭塞的土地，撞击着上千年未固化的经济……这一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启示，观念的更新和现实主义创作并不矛盾。齐白石说得好：“胸中富有万物，腕底自有鬼神。”你的生活知识愈丰富，涉猎面愈广，你对生活的理解力就愈强。这是从实践中领悟到的深刻道理。

我完全得益于这块厚实的黄土地，正是这块大千世界自然造化中的千姿百态，不时激起我的创作热情，不断在生活的矿藏中